正法念處經卷第四十五　　慎　美

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

攝州兵庫下庄
□□□昌寺常住

觀天品之二十四　夜摩天之十

云何比丘及比丘尼二種眷屬彼有
幾種有何功德有何等行云何持戒
幾種持戒如是沙門世尊弟子或是
比丘或比丘尼求涅槃行勤行精進
若晝若夜能令魔衆眷屬怖畏幾比
丘尼黠慧正行如法律行心无所畏
向涅槃城求於實諦求實諦故持戒
不越如是則能入涅槃城修何等行
功德相應一切女人愛欲近欲二是
功德一切善者家初如是真實觀察
男身自身見彼男身或與身等或大
於身如是見已生於兄弟父母等想
如是修心此婦女人欲樂為本若相
近者意常怖望若晝若夜若坐若卧
若睡若寤若餘所作若少若老若是
中年若住平處若住惡處若苦若樂
若病無病若護不護若禁不禁若大
姓生若小姓生若媚若醜若道邊住
若家中住若聚落中或於空處若或
莊嚴若不莊嚴若繫在獄若不在獄
若夫愛樂若不愛樂若近尊長在尊

始生若小始生若婗若醜若道邊住
若家中住若聚落中或於空處若或
莊嚴若不莊嚴若繫在獄若不在獄
若夫愛樂若不愛樂若近尊長在尊
長前若近卑賤若近年少若近老年
一切婦女於一切時於一切處欲常縛
心欲在心中譬如火熱如地之堅如
風輕動如水濕潤如四大中所有自
相皆不顛倒於一切時皆不自離女
欲如是常隨繫縛不曾暫離如是女
人復有二垢所謂妬嫉如是二垢復
有餘垢共生不離所謂諛諂彼復有
垢隨逐不離所謂欺誑彼復有垢隨
逐不離所謂憍慢彼復有垢隨逐不
離謂衰惱衰惱處者近於富男而
共行欲彼復有垢隨逐不離所謂躁
擾心常不住彼復有垢隨逐不離所
謂誣枉親舊知識兄弟眷屬彼復有
垢隨逐不離所謂能於大會之中損
壞威儀彼復有垢隨逐不離所謂兩
舌彼復有垢隨逐不離所謂私語彼
復有垢隨逐不離所謂貪食彼復有
垢隨逐不離所謂能行不應行欲彼
復有垢隨逐不離所謂叵信彼復有
垢隨逐不離所謂能說他之婦女壞威
儀事彼復有垢隨逐不離所謂愛鬪
諍復有垢隨逐不離所謂尊人彼復

復有垢隨逐不離所謂叵信彼復有
垢隨逐不離所謂能說他之婦女壞威
儀事彼復有垢隨逐不離所謂愛鬪
彼復有垢隨逐不離所謂辱人彼復
有垢隨逐不離所謂壞乱能令村柵
聚落壞乱彼復有垢隨逐不離所謂
近此婦女因緣墮於地獄如是婦女
如屎如毒亦如利刀如墮嶮岸大火
曠野惡毒虵等一切相似婦女之心
悉皆如是

如是等心婦女之人既見三寶讚歎
稱說聽聞佛語婦女之心則可柔軟
彼復更有希有之法如是對治如是
堅鞕垢惡之心對治二種謂自生心或
為他教以信出家自生心者善勳心
故為他教者近善知識彼如所說諸
過闇聚從无始來依止心者能令散失
彼初如是出家悕望比丘尼者近善
知識何以故此如所說諸垢對治知
說為說令其善住善能為解苦惱結
縛令得解脫安隱樂住善知識者安
慰示導无始來闇能令失滅示其善
道拔无始來惡欲等刺於愛惡處則
能救勉示常不生不死不老安隱之
處彼如是垢對治之處我今說之如
次第說如隨逐垢如彼對治令得寂

能救勉示常不生不死不老變隱之
處彼如是垢對治之處我今說之如
次第說如隨逐垢如彼對治令得寂
靜一切如是婦女妬嫉多於男子如
是彼此逆順對治出離生死
女欲多故不淨對治如身實見身是
病藏不善之聚一切不淨糞屎等處
彼於此身或自或他如其自相如是
觀察觀其本藏此身本從何處出生
彼見精血不淨和合集聚如汁二家
惡汁合為一身如是身者不淨種子
而生此身
又復彼女如是觀身此身若從不淨
種子而得生者如此身中無少淨法
彼比丘尼復更諦求觀身九種惡瘡
不淨從身流出如婦女身男身亦尒
婦女男子九種瘡流婦女之身三種
大過何等為三所謂婦女屎門寬大
兩乳汁流是名三種
又復男女平等瘡流鼻兩孔中並皆
流涕兩目出淚兩耳孔中或有垢出
或有血出或有膿出口中氣臭或膽
故臭唾沫流出於下分中若屎若尿
血等不淨如是如實觀察此身諸不
淨已如是憶念此身聚中无有淨物
微塵許流一切皆是不淨之物

血等不淨如是如實觀察此身諸不
淨已如是憶念此身聚中无有淨物
微塵許流一切皆是不淨之物
如此身者何物住中何者依止若有
淨物來近此身猶不淨身不淨故
如是淨物亦同不淨隨何等物本清
淨者若來觸身則為不淨所謂彼物
本清淨者若食第一清淨之食彼食
入身則成糞屎此身如是飲清淨物
入身成屎外物觸身由此身故一切
淨物皆為不淨所謂淨者一切香衣
若令身著汗出則臭又復如花本一
切香與身相著萎蔫氣臭彼比丘尼
復觀察身如此身者何處住來謂本
在於母身藏中母身云何為淨不淨
彼比丘尼如是觀察我母本姓亦復
如是一種不淨
彼比丘尼又觀察身如此身者何處
而住於何處行彼如是處為淨不淨
如是觀已如實見知一切所有清淨
之處隨何等處如此之身若死若活
若在彼處彼如是處則有垂垢髮毛
骨等能令彼處悉皆大臭以如是身
在彼處故
彼比丘尼為斷欲故復觀察身如是
身者為誰所食云何觀察如實見之

齊彼處故

彼比丘尼為斷欲故復觀察身如是身者為誰所食云何觀察如實見之所謂羅刹諸惡鬼等諸不淨者之所食噉非是鵝鴨及鴛鴦等淨潔衆生之所食噉

彼比丘尼復實觀察如是身已則見此身惟邪所攝顛倒分別不正觀察闇眼現前男女相近欲繫縛心不見不淨彼以如是決定觀察此無始來久習堅欲皆得斷滅或令微少一切垢中癡垢最惡一切婦女欲為最惡欲垢因緣更生餘垢若以對治除欲垢者餘一切垢皆滅无餘如日没時光明盡没如是斷除垢根欲故餘垢盡滅

彼比丘尼此道滅欲彼欲滅故餘共生垢一切皆滅何者共生所謂妬嫉若男若女所有妬嫉皆因欲故妬嫉二垢欲是其根彼欲斷時或微薄故彼二則滅

又彼二垢復有餘垢隨逐繫縛何者餘垢所謂諛諂從妬嫉生妬嫉滅故諛諂亦滅從諛諂垢復生餘垢隨逐繫縛所謂欺誑諛諂滅故則无欺誑從欺誑垢復生餘垢隨逐繫縛所謂憍慢欺誑滅故則無憍慢從憍慢垢

誑諂亦滅從誑諂垢復生餘垢隨逐
繫縛所謂欺誑諛諂滅故則无欺誑
從欺誑垢復生餘垢隨逐繫縛所謂
憍慢欺誑滅故則無憍慢從憍慢垢
復生餘垢隨逐繫縛謂衰惱處憍慢
滅故無衰惱處從衰惱處復生餘垢
隨逐繫縛所謂躁擾衰惱處滅則无
躁擾從躁擾垢復生餘垢隨逐繫縛
所謂誑枉躁擾滅故則不誑枉從誑
枉垢復生餘垢隨逐繫縛謂壞威儀
无誑枉故不壞威儀從壞威儀復生
餘垢隨逐繫縛所謂兩舌一切婦女
兩舌破壞不壞威儀則无兩舌從兩
舌垢復生餘垢隨逐繫縛所謂私語
屏處說他兩舌滅故則不私語從私
語垢復生餘垢隨逐繫縛所謂貪食
婦女腹內飲食則多一切婦女常貪
飲食多置腹中自養其身不私語故
則不貪食從貪食垢復生餘垢隨逐
繫縛所謂能行不相應欲一切婦女
貪飲食故則不相應惡邪欲發彼貪
飲食飡垢滅故彼不相應邪欲則无
從彼惡邪不相應欲復生餘垢隨逐
繫縛所謂叵信若有婦女不相應欲
一切諸人於彼婦女皆生疑慮為一
切人之所不愛彼不相應邪欲垢滅
叵信則滅從叵信垢復生餘垢隨逐

繫緾所謂亘信若有婦女不相應欲
一切諸人於彼婦女皆生疑慮為一
切人之所不愛彼不相應邪欲垢滅
亘信則滅從亘信垢復生餘垢隨逐
繫縛所謂能說他之婦女壞威儀事
亘信滅故則不說他壞威儀事從說
他垢復生餘垢隨逐繫縛所謂愛鬪
說他滅故愛鬪則滅從愛鬪垢復生
餘垢隨逐繫縛所謂辱人愛鬪滅故
則不辱人從辱人垢復生餘垢隨逐
繫縛所謂壞乱能令村舍聚落壞乱
辱人滅故則不壞乱此一切垢上上
次第相住持者一切皆滅如是自體
根本繫縛婦女之心更無有法能令
柔軟惟除佛語知識口說從其得聞
彼婦女人如是聞已如是難捨住處
家業捨而出家若其不能盡滅諸漏
則能尊心持戒修行不殺不盜
不婬不作妄語不破壞語不作惡口
不作綺語一切善修常數數修樂修
多作如是婦女身壞命終生於善道
欲界天中若不猒欲業心自在生夜
摩天山樹具足地處之中得丈夫身
善能如是持戒不缺如是既得彼天
身已則行放逸放逸行天善業盡故
復墮地獄餓鬼畜生復生如是上上
極惡婦女之身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善能如是持戒不缺如是既得彼天
身已則行放逸放逸行天善業盡故
復墮地獄餓鬼畜生復生如是上上
垢惡婦女之身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欲為妬嫉地　心如電火輪　是貪惕之藏
智者則不信　心體是欲羂　如利刀火等
心如墮嶮岸　難測深於海　心常緣如網
誑惑於他人　如金剛火燒　亦如毒能殺
滿足諸過惡　无量種和集　婦女則無心
少分修持戒　以欲勢力故　婦女不持戒
若離欲勢力　於戒則能持
牟修樓陀夜摩天王如是為說本生
持戒而語之言汝等男天如是人中
女身持戒生此天處本婦女身持戒
善業汝身男生如是生已放逸故盡
汝等天衆如是自欺從今以後慎勿
如是放逸而行
世尊如是已調伏天為作利益彼如
是等一切正覺正遍知者四種眷屬
彼眷屬中第二眷屬婦女姊妹隨順
次第比丘眷屬如彼次第比丘持戒
第一勝上善修心意如是比丘自他
惱乱見則生畏於世間中生死之道
則生猒離其心怖畏一切生死乃至
微少塵許小惡見則生畏諦觀察行
無所怖望第一深心第一種姓正行
持戒布施勤[illegible]

微少塵許小惡見則生畏諦觀察行

無所怖望第一深心第一種姓正行
持戒布施勳心於四聖諦正念思惟
幾種比丘幾種法行比丘不越四種
正法何等為四所謂一者不獨道行
是初比丘何以故獨行比丘行聚落
中則為輕賤或復自在以自在故則
破學句若於村中若城等中人衆之
處隨意念行於餘比丘不生忌難見
多婦女則生疑慮其心躁擾看彼婦
女俗人見之則生譏嫌見他譏嫌則
生瞋忿如是比丘心中生此第二瞋
過如是比丘瞋欲覆故心則愚癡如
是出家獨行沙門行於人中三過增
長是故不應獨行人中此是一種
又復第二不越比丘如是比丘念身
而行此比丘行欲在道行專念自身
謂如是念我舉此足心及心數觀察
其足如是比丘從足至頭一切身分
皆悉觀察或舉右足或舉左足常觀
此身脉網繫縛脂骨皮筋繫縛足踝
業風吹行心則不斷若舉若下若舒
若屈足舉則攝足下則寬如是脚者
筋網繫縛大小五指和合為脚舊亦

新亦合為足趺

筋網繫縛大小五指和合為脚舊尓
新尓合為足趺

觀足趺已次觀足脛猶如合汁甘蔗
之莖因泥封塗以筋繫縛骨中孔長
筋纏其外前因緣生有毛覆皮外有
毛聚皮如繩翅以覆脛外彼如是脛
一舉一下如實觀之經行處行令身
来去
次復觀察此身二髀筋血脂肉骨等
合成如是觀察心及心數業風所吹
是故動行
又復觀察此身二髀於髀為麁多有
筋肉迭相纏縛以肉塗上以肉傅上
血爛為汁汁脂肉滿惟見外皮心生
愛深若舉一脚下蹋之時如實觀察
復舉第二舉第二脚亦如是觀足舉
則攝著地則寬或申或屈如是次第
堅處孔處一切觀察欲行欲動或餘
種種皆是風吹兩脚已上如有肌等中
有熟藏所謂屎尿不淨惡汁一切所
見不堅不淨二脚行故彼肌隨去并
其所感一切諸物皆悉隨行彼於行
時如是如是隨順繫念
又彼比丘於彼上肌摇動其身觀察

而行作如是念我去何行上身動行

時如是如是隨順繫念
又彼比丘於彼上氣搖動其身觀察

而行作如是念我去何行上身動行
觀大小腸彼見舉脚氣共腸動大腸
小腸一切動轉或從左廂去至右廂
或從右廂去至左廂如是腸中有風
黃冷痰尿屎盈滿并腸轉動
又彼比丘觀察動已如實觀察彼腸
已上所有生藏筋羂繫縛下上傍脂
脉網纏之內有爛沫飲食水汁彼食
猶如新吐冷沫為生藏覆滿生藏中
第一大臭上與咽連筋脉骨持惟有
業風共心心數相隨持行
比丘如是觀察身已觀身動行我身
上面頰骨齒骨髑髏骨等和合為頭
有二眼堁并集成頭眼中脂多常睞
不停
我今觀此婦女之身筋皮羂縛如繩
纏木念念生滅退沒出生在於聚落
城邑等中而行乞食以養身故如養
鈍瘡如是養身不為欲故非貪飲食
非貪著味如是比丘如是而行如是
第二精進比丘於法不越又彼比丘
村城聚落多人住處入中乞食既乞
食已如是觀身如是一切婦女男子

普皆觀察彼能如是善修習行勤發
精進

村城聚落多人住處入中乞食既乞
食已如是觀身如是一切婦女男子
普皆觀察彼能如是善修習行勤發
精進欲等離心不入其心如是比丘
善調伏根勝而不劣如是比丘悕望
利益不越法行

又復第三修行比丘所謂比丘常修
正念正念比丘心不散乱是善知識
常有善意有不乱意如是比丘天常
隨行天魔不能與作妨乱云何正念
謂知欲行心心數法已生欲生如是
能知不放逸意應緣不緣一切皆知心
心數法若善不善无記等法一切皆
知心如是念我諸善法因緣故生所
謂我當利益安樂乃至涅槃我今破
壞餘不善法以我善法心心數法生
因緣故則破不善此不善法若不破
壞令我後時當不利益當不安樂如
是善法及不善法如實而知知已思
量如是等法心意所知分分觀察有
五種念不味不著心不分別先所作
者不念不樂何者五念謂念眼色若
前境界可愛者来眼境界色若近若
遠善色惡色本曽見来或他用来種
種諸色如是比丘見已不味心不思
惟何因緣来捨彼因緣如人畏燒避

遠善色惡色本曾見来或他用来種
種諸色如是比丘見已不味心不思
惟何因緣来捨彼因緣如人畏燒避
火不異如是比丘畏欲火燒初染之
時歡喜愛多後時苦多本所味色心
則不念心不分別不住於心自本愛
色令不復念亦不分別亦於他身憎
愛之色心則不念不念於他他所念
色心亦不求如是如是自身或弟子
等自他俱遮令不味著不生隨喜令
住正道如是比丘名為清淨正念不
貪於不染法相應正行如是比丘眼
不著色

又復比丘第二念者謂念耳聲如是
比丘正念觀察若耳所聞極可愛聲
若歌若舞打鼓拍手戲樂等聲曾所
聞者不念不味心不樂著亦不分別
何因緣聞捨彼因緣如畏燒者捨火
不異如是比丘捨離彼聲或遮他人
或自兄弟所聞之聲一切皆遮令住
善道心不隨喜如是比丘自他利益
不貪音聲以勝念故於聲不著是名
比丘第二正念如是比丘耳不著聲

又復比丘第三念者謂發精進正意
寂靜梵行持戒如是比丘不念不味
意不生念若本用香若復勳香若香

又復比丘第三念者謂發精進正意
寂靜梵行持戒如是比丘不念不味
意不生念若本用香若復勳香若香
若臭若淨不淨若遠若近一切不念
於香無心何因緣來捨彼因緣若是
他人若自弟子若鼻齅香生味著者
如是比丘則便遮之心不隨喜自行
善業亦令他人住於善法心常善念
正行不貪鼻不貪香如是比丘得名
除垢善修持戒心生善念又復比丘
第四念者先曾所得可愛諸味若愛
不愛若久時味若近時味不念彼味
不味彼味心不分別何因緣來捨彼
因緣如炅燒者捨火不異若於他人
或自弟子若貪著味如是比丘則便
遮之心不隨喜此名比丘不貪著味
善念正行捨離諸惡修行善戒自他
利益
又復比丘第五念者曾所得觸先已
觸來彼觸染樂軟滑生垢於彼欲法
不染不味心不分別何因緣來捨彼
因緣如炅燒者捨火不異若他人身
貪觸染著不生隨喜善觀觸法此名
比丘離觸清淨名善持戒修行善法
得名善住次第乃至到於涅槃
又彼比丘復有五念應當修行何等

比丘離解清淨名善持戒修行善法
得名善住次第乃至到於涅槃
又彼比丘復有五念應當修行何等
為五一念時節二念少年三念生死
四念具足至失散壞五念涅槃欲到
涅槃如是比丘云何念時謂彼比丘
常一切時繫念修行不迷境界不為
境界之所破壞不失不散比丘不念
此晝此夜如是時節不念不知於覺
悟時出息入息與意相應常不離意
如出入息乃至一念皆決定知出入
二息在我腹內是故我腹若起若滅
以二息故我陰入界而得存立諸有
為法一念不住陰界入等出於暖氣
此共氣生共氣俱滅破壞爛盡復於
後時因緣異生氣共生滅一念不住
彼念比丘如是念時繫念相應比丘
如是自觀此身界陰入等和合聚集
一念不住惟有苦惱一切身分非有作
者非有受者迭相因緣平等共生如
是身者念念流轉於念念中生死老
退諸行聚集如是比丘修行不空如
是修行念時比丘以念時故決定必
得四種清淨一心清淨心清淨故面
色清淨善業清淨未來利益次第乃
至到於涅槃

得四種清淨一心清淨心清淨故面
色清淨善業清淨未来利益次第乃
至到於涅槃
或復他人見其持戒彼檀越主第一
歡喜生清淨心如是四種持戒比丘
如是實義思惟清淨如是一切普清
淨故則得安眠卧見善夢隨順於法
彼常如是不放逸行不放逸故得七
種法何等為七一法无㝵思惟善法
彼善業者心則歡喜歡喜增長歡喜
因緣身則肥盛身肥盛故名色二法
迭互因緣此因緣故身則肥盛身無
病患身之與心迭互相依則善聰明
言聰明者念本作業如是念故聰明
增長念善法故如是增長既思惟已
樂亦增長樂增長故力亦增長如是
增長七種法故夜則安眠夜安眠故
修身修心比丘如是念於夜時
云何比丘念於晝時如是比丘念眼開
合我念眼合時節已過則念已過如
是時節共心心數相與俱滅皆悉散
壞如是時節次第失滅或滅或生於
出息須命已盡滅我今老時次第欲
到我少已盡欲到餘有漸次決定欲
到死時我一切命當失不久一切方
便不可得離一切衆生無因緣怨欲

到我少已盡欲到餅有漸次決定欲
到死時我一切命當失不久一切方
便不可得離一切衆生無因縁怨欲
来壞命辟如燃燈火食蘓油念念盡
滅如是如是老死之火燒命蘇油念
念盡滅如是繫念知無常已勤修善
法此之内法如是速疾念念無常念
念盡滅誑生貪者念念盡壞如此内
法外亦如是一切世間有為之法速速
疾無常念念盡滅如是山河城邑聚
落藥草園林一切人中一切天中必
當失壞
如是園林蓮花河池以一切天放逸
而行先已曾失今失當失彼為放逸
之所壞故墮於地獄餓鬼畜生自業
成熟如是比丘此如是等一切世間
無量動轉破壞无常不乱其意乃至
一念意常不乱堅固憶念正念不乱
一心諦觀正意不乱又彼比丘正念
彼時我如是威儀如是正行此時應
起此時行禪如是時中親近尊者此
時我食此時著衣此時我去到檀越
家為其說法我於此時離檀越家如
是行去如是比丘念知行時
云何比丘念於少年謂此比丘念於
自身乃至在胞胎中之時念如是少
次第相續如是少身念念不停謂次

是行去如是比丘念知行時
云何比丘念於少年謂此比丘念於
自身乃至在胞胎中之時念如是少
次第相續如是少身念念不停謂歌
羅邏次安浮陀次肉團時次身分時
次嬰孩時次童子時次中年時次老
年時如是法體念念不停少身次第
此念念時愚癡凡夫不覺不知放逸
破壞疑水所漂在愛河中如是漂已
復墮餘處同業衆中業鏁繫縛相續
流轉復生餘處又自業行於自身心
隨順繫縛母精血中作安浮陀次肉
團時次第開張身分具足人道中生
嬰孩童子少年中年及老年時次第
至死如是一人如是展轉一切欲界
一切道中各各差別皆以業風吹彼
衆生從少年等次第而得如是自業
如是差別如是比丘念於少年
又復比丘第三念者精勤修行必定
當得念於何法所謂生死若晝若夜
恒常修行一切衆生乃至終盡有命
皆死三界衆生一切無常生死之法
有為衰惱恩愛別離天中退已墮於
地獄地獄中出生於天上若人中死
生於地獄餓鬼畜生及天人中餓鬼
中死生於地獄餓鬼畜生人天之中
如是[illegible]生死業風所吹旋轉

地獄地獄中出生於天上若人中死
生於地獄餓鬼畜生及天人中餓鬼
中死生於地獄餓鬼畜生人天之中
如是下上傍稍生死業風所吹旋轉
而行自業成就流轉在於生死海中
如是比丘若晝若夜修生死念如是
修已彼若念慢常令人迷樂於虛妄
以正念故此慢或薄或皆盡滅第一
勝念謂念生退是故欲入涅槃城者
修行此念何以故以我慢故心常虛
妄顛倒求常在生死中流轉常行愛
羂縛故於彼常處則不可得尒時世
尊而說偈言

得脫於愛畏　無有諸怖望　勇健離疑者
則能得常處　若沒於有水　心常喜樂欲
彼人心虛妄　何能得常處　若人虛妄心
放逸妨亂心　不能真實見　放逸猶如火
境界中喜樂　彼人迷法道　則生地獄中
是故應捨離　放逸故能失　一切善法藏
盡一切方便　不見八分道　十法皆失壞
樂於放逸毒　亦以放逸故　四禪盡皆失
放逸縛眾生　能縛而非色　常處則是樂
離放逸則得　若人意不迷　常畏於生死
彼則脫惡道　得安隱寂靜

如是修行念生退念如是修行生死
念已則常不迷彼觀世間一切有為

彼則脫惡道　得安隱寂靜
如是修行念生退念如是修行生死
念已則常不墮彼觀世間一切有為

生退法已猒離生死種種觀已觀生
死苦有无量種此无量種世間衆生
一切放逸隨何等時捨離放逸能一
切時觀察無常觀察盡滅見盡滅已
觀察佛念如是之人則能盡苦
又復比丘第四念者所謂修行一切
具足悉皆失壞念彼具足一切失壞
此念比丘不樂利養不貪檀越往返
來去亦不樂見王若大臣若見王者
不生樂心愛不能妨又於晝夜不生
分別於他具足若卧具等心不分別
不生悕求以為己物如是見已不生
嫉妬心如是念如是衆生决定死亡
一切具足必定失壞如是如是具足
增長如是如是愛亦增長又復如是
具足失故悕望更得有無量種无量
分別心生苦惱彼苦惱者不可譬喻
如是比丘如是觀見具足失壞既觀
見已則於後時不悕天王況復人王
若轉輪王何以故見無量種失壞苦

故若王大臣或大長者刹利大姓種
種具足更有大力能破壞之種種具
足一切皆失妻子奴婢客作捨離失

故若王大臣或大長者刹利大姓種
種具足更有大力能破壞之種種具
足一切皆失妻子奴婢客等捨離失
財物故得大衰惱他強勝故則為劣
減四出巷中處處而行手足壞裂脣
乾衣破飢渴羸瘦身體枯燥從城至
城從村至村從山至山從邊地處至
邊地處受如是等无量種苦比丘如
是既觀察已復更思惟隨於无量嶮
岸惡處於生死處生猒離心
如是比丘復見人中種種具足一切
失壞如是見故如是比知思惟天處
若此人中如是无量多種怖畏不得
自在刀賊水火王種衰惱財寶具足
富樂失壞何況復於離肉骨汗天樂
處生有天花鬘在頭莊嚴无量百千
天衆圍繞多有無量諸天女衆遊戲
歌舞喜笑受樂在天園林蓮花水池
山峯則有七寶光明聚集樂行五樂
音聲種種天歌七寶閣雜堂殿光明
常一切時身无量種勝勝妙事不可
譬喻天境界中受樂成就迭互相愛
無有鬪諍隨所須念一切皆得五樂
音聲心受快樂若如是樂具足失壞
則得苦惱以業盡故復墮地獄餓鬼
畜生臨欲墮時如是生處次第无隔
先於來无量種作皆得苦惱復生

音聲心受樂樂若如是樂具足失壞
則得苦惱以業盡故復墮地獄餓鬼
畜生臨欲墮時如是生處次第无隔
已於久来无量種作皆得苦惱復生
異處種種苦惱如是彼天若生地獄
彼地獄中大力熾火周帀焼身甚為
飢渇不可辟喻受大苦惱作地獄業
作業道已見於自身墮活黒繩合衆
大喚熱大熱等如是七種大地獄中
惟除阿鼻㝡大地獄資生離別生大
苦惱見苦惱事彼苦惱事不可得說
如是比丘常一切時晝夜修行如是
正念
又復比丘念彼如是財物具足資生
失壞修行此念念天人中有如是事
自餘三道則无財物資生之具何得
有失所謂地獄餓鬼畜生人中少有
相似樂受非是自在於彼人處則有
五種具足失壞何等為五謂眼於色
若愛若樂見則悕求悕求味著為樂
攝取如此顛倒不利益者則不愛樂
見不淨色彼於色中心則惡之是故
無樂如是具足與彼失壞同一根本
又彼比丘隨順繫念具足失壞何者
具足云何失壞謂耳聞聲耳聞聲已
隨順彼聲愛樂相應心生歡喜如是
具足又所聞聲有異因緣所謂四大

又彼比丘隨順繫念具足失壞何者
具足云何失壞謂耳聞聲耳聞聲已
隨順彼聲愛樂相應心生歡喜如是
具足又所聞聲有異因緣所謂四大
於四大聲心不愛樂不生歡喜與心
相違不利益心是名失壞
又彼比丘聞好花香和合末香種種
雜香聞鼻香等種種諸香順心愛樂
彼香因緣則生樂心能令欲發又彼
比丘繫念思惟彼念香者思惟彼人
鼻齅諸香彼一一香有无量種所謂
爛臭與心違逆聞糞屎等无量臭氣
心不喜樂彼人如是此物失壞
又彼比丘專心繫念復有異種世間
之中具足失壞云何繫念於人世間
舌味愛樂順心喜樂食味易消消已
則適得命色力樂辯才等心生喜樂
若復餘味不可愛樂違心不樂食之
難消心則不適於命色力安樂辯才
資用則微惟生苦惱彼人如是此物
失壞
又彼比丘復念身觸可愛可樂寒時
得溫熱時得涼順心生樂人世間中
如是具足若異因緣復令身觸不愛
不樂心不生樂熱時不涼寒時不溫
違心受苦不喜不樂惟生苦惱世間
人中如是五種具足失壞比丘如是

彼香因緣則生樂心能令欲發又彼
比丘繫念思惟彼念香者思惟彼人
鼻齅諸香彼一一香有无量種所謂
爛臭與心違逆聞糞屎等无量臭氣
心不喜樂彼人如是此物失壞
又彼比丘專心繫念復有異種世間
之中具足失壞云何繫念於人世間
舌味愛樂順心喜樂食味易消消已
則適得命色力樂辯才等心生喜樂
若復餘味不可愛樂違心不樂食之
難消心則不適於命色力安樂辯才
資用則微惟生苦惱彼人如是此物
失壞
又彼比丘復念身觸可愛可樂寒時
得溫熱時得涼順心生樂人世間中
如是具足若異因緣復令身觸不愛
不樂心不生樂熱時不涼寒時不溫
違心受苦不喜不樂惟生苦惱世間
人中如是五種具足失壞比丘如是
若晝若夜繫念修行

正法念處經卷第四十五